

我省正在深入细致地开展可移动文物普查

每件文物都传承着历史的文脉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

THE FIRST NATIONAL SURVEY OF MOVABLE CULTURAL RELICS 2012-2016

□ 本报记者 于国鸣 本报通讯员 钟宁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正在推进中。我省根据全国普查要求,按照普查范围和内容,深入细致开展全省可移动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珍贵文物。这些文物的价值,并非仅仅因为承载着时光的积淀,其特殊的经历或者背后隐藏的丰富故事,能让人倾听到历史前进的脚步声,更能让人感悟到文化的价值和文脉的传承。青岛市市南区普查办郭静介绍说,当地在这次文物普查中,收藏于青岛观象台的天图式赤道仪、童第周用过的显微镜、最古老的电话机等作为新发现文物,每一件背后都有曲折的故事。



童第周使用过的显微镜。

天图式赤道仪差点被拆除

天图式赤道仪现收藏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青岛观象台。郭静介绍说,1932年,天图式赤道仪安装后,就立即投入到行星、恒星、小行星、星团、星云等照相观测中,曾参与哈雷彗星、海尔波彗星等重要天体的观测。1978年,青岛观象台被撤销建制,划归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当时,观象台只剩下一位工作人员坚守,这个人就是已故的原台长孙寿姓。而这一年,天图式赤道仪险些被拆除。”

这背后还有一个非常曲折的故事。据介绍,青岛观象台被撤销建制后,云南天文台立即调遣三位工作人员赶来拆除天图式赤道仪,准备将其扛回云南。孙寿姓笑着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能将这台望远镜扛回云南,那你们就拆吧!”这三位工作人员看到望远镜后全都傻了眼,因为他们谁也不可能将一台3吨重的望远镜扛回云南。想不到,过了几天,孙寿姓接到云南来的电话,对方说不管情况多困难都要拆除。这一晚,孙寿姓彻夜未眠,躺在床上反复思考,他想到了运输车辆转弯半径的问题,于是赶紧起床,叫上夫人,带上尺子、笔和纸张,来到观象山的山道上进行测量。计算结果让孙寿姓高兴起来,那辆长6米的运输车根本无法上来,除非将附近的民房拆除,而在当年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事。就这样,天图式赤道仪留在了青岛。

郭静说,1988年,青岛观象台在天图式赤道仪上加装了太阳黑子精细结构照相仪,使这台老望远镜又增加了新功能,“目前太阳黑子的观测仍在进行中。”

童第周11年还清显微镜“旧账”

童第周是我国杰出的生物学家,为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很多人都读过童第周昂贵的显微镜的故事。郭静说,“那台富有传奇色彩的显微镜,现在就收藏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档案室里,记录了老一辈科学家们为科学研究无私奉献,孜孜以求的崇高品质。”

童第周是我国实验胚胎学创始人之一,也是“克隆”技术先驱。他从国外留学回国后,选择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作为自己的教学基地,希望能在这里从事海洋生物研究。因正逢抗战期间,山东大学也面临南迁等变故,童第周又到四川一所大学任教。他非常想做科研,但连最基本的科研设备都没有。



观象台重要价值文物:天图式赤道仪。

有一天,童第周在四川一个小镇的旧货摊上,发现了一台双筒显微镜,这让他惊喜不已。第一天问价,老板要6万元,这相当于童第周和夫人两人两年的薪水。两人只好空手而归。第二天,两人又来到旧货摊前,老板断定他们真心想买,竟涨价到6万5千块。接连几天,他们一趟又一趟地往旧货摊上跑,生怕心爱的显微镜被别人抢走。老板很不耐烦,后来干脆不理他们了。

为了搞科研,夫妇俩下定决心,这台显微镜非买不可。他们到处向亲友借钱,还变卖了不少衣服,终于凑齐了6万5千块,买回了这台显微镜。后来童第周花了11年的时间才用自己的工资还清欠款。

据介绍,童第周买回这台珍贵的显微镜后,在这台显微镜的帮助下,与同事们一起做实验,取得了许多关键数据,写成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

最古老的磁石电话机

在青岛邮电博物馆里,还藏有一件最古老的磁石电话机,也成为本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中重要的新发现之一。

郭静介绍说,在青岛邮电博物馆的古董电话墙上,挂满了各个历史时期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造的几十部电话机,其中最古老的电话机为1905年爱立信公司生产的壁挂式磁石电话机。电话机通体由木质制成,整个外型看起来很像西方的教堂建筑,堪称青岛邮电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据了解,1905年青岛共有电话用户142户,多为当时对青岛实行殖民统治的德国总督府及德国军队。

郭静说:“截至2009年,此类电话机全世界仅存不到十部,所以,这台电话机可谓弥足珍贵。”

大家高学引我行

——记冯其庸先生的辛勤教诲(上)

□ 叶兆信

我的恩师冯其庸先生,是我国文化界的著名学者,国学、红学大家,书画家,诗人。从我结识先生,开始聆听先生的教诲,至今已近二十八年。这是我人生和艺术追求之路上的最大荣幸。

近二十八年,先生的高尚情操感召我,渊博学识滋养我,大家风范熏陶我,科学方法启发我,使我在勤奋工作的同时,不断学习,实践书画创作,逐步走出了工艺与绘画结合的“图案—线描—壁画—国画”的成功路。

先生今年已是九十多岁的人了,依然在关注和提携我这个学生。2014年3月28日至5月5日,先生提议和指导的《叶兆信画展》在先生的家乡——江苏省无锡市的冯其庸学术馆举办,获得了圆满成功。先生专门为之祝贺,并热情叮嘱,认真总结,继续努力。

我深深感动。先生近二十八年来的辛勤教诲,是无价的精神财富,引领我前行,引领我攀登。

“万千涟漪一线成”

1987年1月7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系列丛书《中国美术史》编写会议在北京昌平石化疗养院召开。我以青年画家的身份应邀参加。那时,我从青岛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刚过六年,已从原单位山东省工艺美术学院研究所调到大众日报任美术编辑。会议期间,我把自己精心创作的地毯图案和其他线描作品送《中国美术史》的主编王朝闻先生指导。王先生看罢,又把我的作品介绍给了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副院长的冯其庸先生,由此孕育了冯先生和我的师生缘。

冯先生看了我的作品,非常高兴,当即鼓励我说,“我们现在缺少的,就是这样的作品。兆信你很年轻,能坐下来搞出这样出色的东西,很让人惊讶。”当我大胆地提出绘画与工艺美术结合,发展线描的问题时,先生和蔼可亲地打着手势,兴致勃勃地给予指点,“线描是中国传统的不重视传统,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不重视传统,只想出些‘新’的,岂不知‘新’也从传统中来,你一定要注重传统,不要一味追逐。一定要珍惜青春时光,要有毅力克服困难,刻苦用功,持之以恒。”

先生金石言,如春风化雨,润我心田,让我看到了先生对艺术发展见解的高屋建瓴,看到了先生对艺术规律的准确把握,看到了先生对痴迷艺术的青年人的热情鼓励和殷切期望。为了实践好先生的教导,王朝闻先生推荐我出版第一部书——《中国佛教图案集》。冯先生亲自给我审稿,为我题写了书名。此后,我每年都见面五六次,甚至更多。每一次他都不吝赐教,给我讲书画传统,讲历史典籍,给我“批改作业”。他还特意亲切地对我说:“艺术上要做一个人有心,一定不要刻意追求炒作的虚名,而要实事求是地选好自己路,扎实奋斗。你的图案、线描已有了好的基本功,下一步要继续突破,努力争取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

先生的教导点燃了我的向往;我以实践的结果回报着先生。1998年10月20日,我在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举办了《叶兆信线描图案画展》,汇集展出了我潜心创作的80余幅线描画。冯先生闻讯专程从北京赶来,一边看,一边称赞“很见功夫,大有长进”,并高兴地挥毫为我书写了观后感言:“以极精极细之心、极静极稳之情、极坚极毅之力、极锐极微之针、极彩极丽之丝,写祥龙嘉凤之鳞羽,猛虎斑豹之毫毛,而无一笔之失;如苍海洪波、洞庭银粟,万千涟漪,环环相生,环环相续,而无一环之差。此等功力,如花开天成,云出无心,直是化工之笔。吾不得不赞叹之,感佩之,念颂之。夫以此等精神,世间何事不成,何业不就,岂独绘也哉!”

我大受鼓舞。先生的感言,凝练、精美、形象,既肯定我的精细功力,又表达他的惊喜之情,更期望我能把这样的功力、手法发扬开来,把这样的精神、毅力坚持下去,向更高的目标迈进。冯先生回到北京,又写了《万千涟漪一线成》的文章,发表在1999年3月26日的人民日报和2000年3月3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称赞我娴熟运用线条的作品,倡导师而不舍、一丝不苟的精神。

拳拳仁爱心,殷殷抬爱意,就像温暖的海风,鼓起我远航的帆船。此后我创作的《兰亭修禊图》、《普天同乐》、《娥母育佛图》、《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一批大型的线描画,均代表着我的奋斗之变,得到先生的题字肯定。

“腹有诗书气自馥”

冯先生读书数量惊人,藏书数量惊人,读书方法惊人,要求我多读书、读好书的教导,深情满满,针对性同样惊人。就在先生正式收我为他的学生那天,他郑重地赠我几十部书,每一部书上都题字:“叶兆信贤弟存读”。我的激动、喜悦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只能恭敬地表态:我一定好好读、好好学,不辜负先生的教导。而冯先生对我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早已被证明了的。唯多读书才能多通晓,才能不断提高自己。我在《往事回忆》一文中说了自己的苦衷:我没有上过大学,主要靠自学。读书有个诀窍,读最难懂的书,反复读,慢慢就得出窍门来了。意思也不是说一次就能全懂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一点点明白了。我带了7位研究生,你是第8位。我很喜欢你的为人、画品和不怕吃苦的精神。你一定好好读书,要有古人忘我的学习精神。你还年轻,走我的路子来得及,好好读书一定能够成功。我30岁时编的《历代文选》,毛主席曾称赞好得很,推荐给领导干部读。你也应该认真地读。就像我当年读书那样,坚持每天都读,随身携带,随时随地读,这样久了,从古到今就通了,心中也就有了数了。我还主张你读一些中国的经典书,如《论语》、《孟子》、《荀子》等。我甚至觉得小学、中学也应该开设这些课程。

先生针对我的个人情况谈读书,最透彻的一次是2000年7月在青岛。当时,先生的兴致很高,十分恳切地对我说,就你的艺术创作而言,基础有三个,一是书法的基础,二是绘画的基础,三是读书的基础,三个基础中相对来讲,你读书的基础还不如前两个。目前当务之急就是摆脱冗杂的事务,在读书上下功夫,作突破。腹有诗书气自馥,基础打不好就进不了更高的境界。你如果在读书的基础上再努力,就会更上一层楼。现在有的青年画家达不到较高境界,原因就在于读书少。

先生一席话,如醍醐灌顶,给了我读书的坚韧毅力。我也开始每天都读书。其间,先生不断地电话、书信指导我,“读书最忌急躁,最忌表面的理解,这样的读书只能一知半解,而一知半解的知识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有时还往往要误事。而心急,急于求成,就必然流于浅尝即止,甚至自以为这是读书的大忌。认真说来,读书是桩苦事情,必须经过‘苦’的阶段,才能渐有创

获,才能有所‘乐’。”一定要脚踏实地地读,只有“读”,而后才能有所“悟”,只有“悟”,而后才能有所得,才能生出新意来,才能进入新境界。

冯先生还一再对我强调,书读得少了,书本知识必然少,无从融会贯通,无从援古证今,也就不能充分开发智力。为了督促我的读书学习,冯先生为我购买了一整套美术方面的工具和经典书,又指导我一定要不惜4万元买下《台湾故宫藏画大系》和《中国美术全集》,并说从先秦到清,所有的艺术精品都在其中了。这对学习借鉴很重要。为了充分开发我的艺术潜质,培养提升我的为人之本和书画创作水平,冯先生还高度重视和尽力为我实施“看就是学”的方针。他说,我年轻时,诸健秋老师看了我画的画,称赞我有灵感。诸老师知道我家里贫困,就叫我到他的画室看他画画,老师说“看就是学”。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读书。为此,冯先生有时给我介绍,有时领我拜访,众多的名人、名家,如刘海粟、刘抗、启功、朱延翰、袁明、唐云、蒋风白、赵朴初、顾廷龙、季羨林、周怀民、杨仁恺、吴祖光、新风霞、许麟庐、袁世海、张仃、黄永玉等,每一位先生都是一部大书,都让我读到了书本上读不到的学问,给了我莫大的教益。

冯先生是蜚声国际的红学大家。做冯先生的学生,不可能不受到先生研究红学的陶冶和深刻影响。自认识冯先生后,他赠我许多《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和汇集研究成果的书,并告诉我,读《红楼梦》分一般性阅读和研究性阅读。对你一般性的阅读,我也强调一定要反复读,书中的诗词都应该能背诵。古人说,读诗千遍,其义自见。这句话的基本精神,也适用于读《红楼梦》。当然我不是要你死扣“一千遍”这个形容性的数字。仅从美学角度看,一部《红楼梦》,有意境的美,有风格的美,有人物的美,有结构的美,有园林建筑的美,有饮食的美,有语言的美,有各种各样场景的美,真是一部诸美兼备的书。读好这部书,对于你这样搞书画创作的人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先生的见解不断加深我对读书的认识和理解,也指导我一连把《红楼梦》读了五六遍,把唐诗宋词选读了无数次,先生的《历代文选》我也反复读,心里感到确实有收获,确实对提高书画创作水平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冯先生知道后仍然说,一定要继续坚持读,万不可中途辍之或懈怠。

相关链接

可移动文物普查 不改变文物权属

□记者 于国鸣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目前,我省第一次全面可移动文物普查正在进行中。据介绍,本次普查不改变文物权属现状,符合法律规定的文物可依法流通。

山东省第一次全面可移动文物普查的范围,是我省境内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等各类国有单位法人所收藏保管的可移动文物,包括普查前已经认定和在普查中新认定的可移动文物。

本次普查文物包括,1949年(含)以前,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历史上各时代重要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由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收藏登记的1949年后的藏品。列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鉴定标准范围的作品。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

本次普查登记的内容包括,文物名称、类别、级别、年代、质地、尺寸、质量、完残程度、保存状态、数量、来源方式、入藏时间、藏品编号、收藏单位名称等14项基本指标项,11类附录信息以及照片影像资料,收藏单位基本情况。

本次普查要求,参加普查的部门、单位和个人,要如实、准确地填报普查信息,杜绝虚报、瞒报、拒报、迟报行为,同时严格履行保密义务,切实保证文物安全。

摄影家用镜头记录乡愁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014年12月27日,由省摄影家协会、山东省城市经济学会主办的《美丽山东 我的乡愁》山东首届乡愁主题摄影大赛正式启动。

本届摄影大赛将历时一年,摄影家们本着“真实、原创、贴近、生动、有趣”的原则,拍摄山东各地富有地方文化风味并具有代表性的山水、建筑、民俗民居、古村古木,真实展示山东各地画里乡村,记录淳朴民风、良好生活氛围,寻找、捕捉、挖掘乡村生活中既好玩、有趣、感人又能引起强烈情感共鸣的瞬间。

古法制药技艺

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国务院公布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我省山东方健制药有限公司的“二仙膏”传统医药制作技艺榜上有名。

二仙膏古法制作技艺是济宁老字号“广育堂”世代相传的经典制药方法。为使该药技艺发扬光大,方健制药有限公司在保留古法制膏的基础上,融入现代高新技术,并成功进行了二次开发关键技术研究。据了解,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共151项,扩展项目名录147项。至此,我省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173项,省级名录555项,市级名录1957项,县级名录7019项。

家国精神文化论坛举行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01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1周年,由山东省海岱会组织的“毛泽东与中华民族的家国精神”文化论坛在济南举行,向社会发出倡导家国情怀、推进社会文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号召。

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畅所欲言,详细阐述了对家国精神和中国梦的理解。我省著名诗人赵震专门创作了“站在历史峰巅的伟人——毛泽东”现代诗,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商会会长在巨幅“国泰民安 家国情怀”国画上签名,寄托对祖国早日繁荣富强的希望。

《孙子研究》公开发行

□记者 孙先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014年12月28日,《孙子研究》杂志在济南首发,标志着目前全国唯一一份公开发行的研究孙子兵法及兵学文化的学术专刊问世。

山东孙子研究会2003年建会之初就创办了内部资料会刊《孙子研究》。经过十余年的探索,现经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孙子研究》杂志正式对国内外公开发行。杂志为双月刊,设有“理论研究”、“文本研究”、“应用研究”、“兵学视界”等栏目,将为孙子兵学文化研究搭建一个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有利于扩大孙子兵学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



□甄再斌 报道
日前,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面塑艺人、国家一级美术师徐浩然(左四)来到驻陶部队传授面塑技艺,丰富了军营文化生活。